箴銘文頌傳贊
雜表奏類論書

津田文庫
文庫1
1646
2

夢宮利牡歌詛

繪全部五冊

川島信清画

商人軍記

一名出星倉

全部 五冊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眞寶卷之下 後集

箴類

大寶箴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人主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宗初即位時張蘊古直中書省乃上大寶箴其辭委曲可示鑑戒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爲君實難爲臣不易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

書曰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卿
命思文王之溺者猶已溺之
易化元亨利貞本義元化
離也物初生而未申通之
意通貫亨也謂亨通
天下之化離也
書曰有其牧之奉予一人

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躍
御覽出入警戒躍止行

月星辰之運人主之所
陰陽之母交晝夜
易三四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
以小善為無害而不為以小惡為無害而為之也故
惡積而不可以掩

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
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
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
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前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
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左出
史記詩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詩為尚書
警而入躍孫伽傳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
躍也警入也躍警者戒肅躍止行人
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
而聲為之律史記夏紀禹聲勿謂無知居高
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
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
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通鑑外紀紂作
鹿臺為瓊室玉門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禮大官膳
夫凡王之饋珍用八物鄭珍謂淳熬唯狂罔
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
念丘其糟而池其酒臺飲醉以水洒羣臣面
曰今日酣飲權醉墮臺下乃止張昭怒曰昔
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
以為愚權默然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
貨老子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勿聽亡國音禮樂記桑間濮上之
音亡國之音也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

教募人以道者擊鼓論募人以義者擊鐘告募人以事者振鐸詔募人以色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鼓而決之

書云無反無側王道蕩蕩汪反側不安也

魏之平曜天高大唯則之昊天無能名

詩大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句解謂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書無偏無黨王道之湯湯禮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而後加其刑

禮記同度量鈞衡石迮秤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

天子歲寒果十有二殽者四時十二月五穀八氣四時之殽待問者鐘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以大者則大鳴

孝經天之經注天以生覆育為常故曰經

礼記叩之梁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老子大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注一道也天之所以清地所以寧萬物皆以道也王之所保安北道也

俊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

淮南子氾論訓禹當此之時一饋而七起○魏志辛毘傳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毘諫止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牽之遂奮衣不還久乃出

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

前高祖紀常有太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

闕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音問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

勑口反

纊音曠塞耳而聽於無聲

闕東方朔答客難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

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靈王之貞四時

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登知帝力而
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
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
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
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
開羅起祝 外紀湯初造商見野有張網四
欲右右不用其三面而祝之曰欲左左
命者入吾網 援琴命詩 舜作五絃之琴二日
以歌南風之詩一日
二日 書曰 萬幾 念茲在茲 帝念哉念茲
人所 自天祐之 易曰 自天祐
門惟人所 之吉無不利

陶唐氏俗熙民泰有老人擊壤而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於吾哉 自古人理無形迹 自然之理 自然之理 自然之理

新書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嗟書之矢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 史不情命性者入網 詩云帝凡之子豈可以解乎民之憂 日乃 無 無

箴前疑

程正叔

視箴

汎言不限視之專用 自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之虛靈之妙 自然之理無形迹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 泛應萬物操之有要 操亦無形迹 操亦有要 視爲之則 目之所視 凡有準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物欲交蔽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克去己私復還天理 後見之功非朝一夕而見本心之誠矣

聽箴

如視之明 視之聰 視聽之常性不出於天命之謂性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知猶導也引也 欲心道引而物至則人化物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

易云閑邪存其誠

定知止於善有所安定閑邪存誠閑其外邪存其誠心非禮勿聽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躁者急也妄者誕也詩發而在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言行君子興戎出所禁或言出而興兵戎或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好言出而兩國結好言語太多傷易則誕言語輕易則傷煩則支言語太多則支離不流於虛誕可鄙已肆物忤於已則縱肆其出詩於物則違忤出悖來違悖邁而背於理故答者亦違背之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幾者動之微誠之於思思誠者人之道則斯誠矣志士勵行有志之士其行不可不勵守之於爲有爲必守其正理也順理則裕順於理而有餘從欲惟危從欲而動必於危造次克念造次倉卒亦念此理戰兢自持戰戰兢兢當以自持習與性成習慣自然合於天理聖賢同歸聖賢與聖賢同歸

銘類

陋室銘此篇不上百字而盡陋室之氣象起用譬喻九的切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四句

設譬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堦綠艸色入
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
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
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克己銘 勝己之私復還大理也篇中多用將韻

卒徒寇讎臣僕等字分八節每四句換韻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此兩句起謂人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物我既立私爲所蔽

勝心橫發擾擾不齊此第一節論私心之擾擾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

志以爲帥氣爲卒徒 盈子 夫志氣之帥也 **奉辭于天誰敢侮予日戰且祿勝私室慾**

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姑勃磎 婦媳婦也姑宅母也勃者爭也磎者

意起安取厥餘此第五節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第六節言克己以爲仁 癢痾疾痛舉切吾身此第七節論人物一

體驗起句一日至爲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楊子學行篇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第八節因顏之克己以自離

西銘

橫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訓頑伊川先生曰是起東西銘晦庵先生曰謂之東西銘晦庵先生曰爭端不若此篇之訂平證也

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千百萬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因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如此○此篇全係晦庵先生舊註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下母道也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也故指而言之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人氣於天賦形於地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故天地塞吾其體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吾同胞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最貴者焉故曰同胞則其

視之也。亦如己之兄弟矣。惟此同胞之人
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無間然也。物
吾與也。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
命之正。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
貴然。隱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
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
儕輩矣。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皆動若植。
有情無性。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
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
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於外也。

內則三遺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
紀本綱自綱紀也小宰之職掌小綱大綱

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者。吾兄弟。
乾坤者。天地之總稱。人物則大君而已。
繼承天地。總理人物。則大君而已。
故爲宗子。○宗子。猶長子也。其大臣宗子。
之家相也。輔佐。大君紀綱衆事。則大臣而已。
故爲宗子之家相。○家相。猶宰相也。故凡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天下之老。一也。故凡
以長吾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
孤弱。乃所以幼吾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
兄弟之合德。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
也。賢其秀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必是
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凡天
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顚連而無
告也。疲者。勞之人。癃者。罷病之人。惸者。憂
也。獨者。老而無子。鰥者。老而無妻。寡。則
老而無夫者。凡天下之人。皆爲天地之子。我
吾兄弟。而無告者。而何哉。○以上。皆發明堯
之義。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良天以自保者。
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樂天而不憂者。尤
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不循人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
害

孟子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

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立身不得不孤矣。故民若同胞物若我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則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三同胞。吾與也。曰。三三分殊。於其間只有些子等差之殊。或但主理一者。則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易曰。天地之大。生物之仁。故不爲

夷齊事。筆也。記記在酬。夷不爭注酬。衆夷傳也

性理全少注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愧

孟子曰神者天地之靈在而不測者窮三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

天地之心無逆順之間世人敢而已故不愧屋之隱者乃無系於天地

仁曰賊戒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濟惡者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不才惡名也故謂之不才○以上三者不能事天故謂之不才

踐形者惟肖也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能事天者知化則善述其事孝子善述人之事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此所以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人之志惟聖人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所謂善繼其志不愧屋

○此一章皆天地之心也

志○程氏曰除建上十五字皆孟子之言此一章皆天地之心也

漏為無忝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存其心養性為毘懈孝經又嘗引詩曰夙夜毘懈故事天者存其心

存心操而不舍且主於身之心養性順而不失且貫於心之理而言之天自命而言謂之性自存於諸人而言謂之心

孟子曰博奕好飲獨不顧父母之養三之罪也

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朱注盡得一世明者之才而以仁與義而養之

莊公以弟共叔段殺宣姜于城潁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既而悔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

孟子曰脩身以俟之又曰知命者不立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獻公用驪姬之譖欲殺其太子申生或勸之自明否奇怨曰君子不能逸自殺證曰君子今云待之猶言既殺且不避也言君子之憂患能守死不戮如此則其敬天之心那申生之者

養其性則不懈怠於事天矣○已上皆畏天之事也而君子所以踐形云

惡旨酒崇伯子顧養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禹為伯崇伯故指為崇伯子

育英才顓封人錫類敬育英才如顓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顓考叔為顓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孝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不弛怠其勞役而天心悅豫焉則亦天之舜也

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二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申生晉太子也遭驪姬者讒毀而死

體其受

增韻 武爲余下第名
今

詩云王欲玉女 注 言愛之重
言王欲以女爲玉而富貴之愛之
天之曼殿我者非尼我也將
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

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辜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離爲詳見說苑○已上者皆可爲事天者之鑑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撓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大全 注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設則安而無所慮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所受而已設則安而無所慮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可矣者

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於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此四句總論事天之道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父母存而事之順焉則其沒也固有寧其神矣吾身存而事天順焉則其沒也固有以得其正而無求矣此孝子仁人事親事天之心所以終沒吾世而后已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東銘 解見前篇 平岩葉采注解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詩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爲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不於敗過遂以爲已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悔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大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其爲戲讒出於心思乃故爲以爲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過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爲實然則遂非而不過改矣

石硯銘云物之非人

古硯銘

此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爲體以

靜爲用因硯以發之首一句謂

氣類之同次卻表其壽夭不同第三段

硯量三物之壽夭第四段發明體用第

五段轉入養生意第六段設或

人之難第七段二句斷盡本意

唐子西

硯陶器ト石ツケ筆ニモ新ト墨ニ陳ヲト名紙楮先生ト名後人坊文房ノ四友ト号

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 **近云** 無人如此發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此意歸本身上 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文類 蘇子瞻不以文著辭注文字辭一句也著也著文章也著文章一句一字辭一句 注文字辭一句 注文字辭一句 注文

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仙薪歌於延瀨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子以此終乎薪人曰云云遂爲歌二章而去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墨南朱楊朱也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乍迴迹以心染周顯或先貞而後黷應後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字子平仲氏既往仲長統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顯雋俗之士先賢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卻抑學遁

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

蘇門山在百門山蘇登隱此山蘇門先生所居嘗作見之無言而嘯終古嘯然有感歸退至半山聞山巔有聲若鳴鸞焉乃登嘯也

文選劉向辯名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哉而爲哉故遁者二子

鞴吹竽笙之伶工盜名事以竽食鞴宣王喪後王以竽一一吹之南郭乃逃

字景山福中全幅爲巾隱士之服也江水邊之居地

東魯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對曰此闔之家歟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恐脅我以爵而遺使者罪不若殺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亦不可得也習隱南郭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嘘然似喪其偶竊吹州堂濫巾北岳言顯盜名州堂濫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竽也誘我松柱欺我雲罄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笑拉許由應上先賢二字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嚴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光而

良曰奚之陳隱者之稱楚辭曰遊兮不敢春日生兮莫之屈原以楚王之後商士故王孫不言之良之注說

謀湯得大卞已而讓光遂負石沈河而自瞰涓子不能傳有子齊人餌朮隱於密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鶴書高頭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矢袂聳筵上菱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驚二字風雲憤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字望林巒而有失顧州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黑綬金章銅印也漢書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眥也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曾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詛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裴其

論語 片言可以折獄者 斷也 注折猶決

說人如子更人親受刃不忍欺

京畿也兆者命數之命所在故三京兆也馮翊也

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漢張敞稍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爲陽翟令以能行尤異遷京輔都尉不忍欺魯恭拜中牟令螟不入境架卓魯於前籙後漢卓茂爲密令吏民親愛之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注漢傳夏之方伯德也貢金九牧注九州之牧貢金也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看他閭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竚至於還飈入幕鶯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

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故曰海岸也於是南嶽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
蔑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非林澗之愧乃周子之愧秋桂
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
調今乃促裴下邑浪棧上京雖情投於魏闕
或假步於山煙豈可使芳杜厚顏苟荔無恥
碧嶺再辰舟崖重滓言山之卅木夏黃見周
山靈塵遊躅於蕙路汚渌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

巢父聞許由爲堯所議也宜扃岫幌掩雲闕
以爲洗乃臨池而洗耳
欽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
蹤下於是叢條瞋膽疊顙怒魄或飛柯以折
輪乍低枝而掃迹請廻俗士駕爲君謝遺客
蔽截結袋○俗士遺客蓋謂周顒也
弔古戰場文 形容戰場慘慘之情
傷也弔生曰唁弔死曰弔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
糾紛鑿今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艸枯鳳苦雪

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
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
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
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艸。晨牧河冰。夜
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腥膻誰訴。
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
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
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爲。趣異。嗚呼噫
嘻。吾想大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

法章心腹。吾寫軍士之怨。

礼記仲冬之月。日躔于次。至陰之氣凝。

左傳。憑陵我敝邑。韓李曰。憑通作馮。馮。侵也。陵。犯侵也。

仲冬月。殺氣浸盛也。

砌。敗城邑。誅殺其人。

六畜。

長城。秦始皇發兵三十萬北擊匈奴。作長城。

左傳。壯公十年。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三鼓而竭。三鼓。謂

門受戰野。竪旌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
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而主客相搏。山川震
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凛冽
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
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
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
尉新降。將軍復沒。厥旗巨港之岸。血滿長城
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
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盛

今生死決隆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烏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艸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領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

公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年而治兵入深走之兒無法紀迫切名風憤而飲至以數軍實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

成公 [illegible] 年左輪朱殷殷註朱血色久則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梳骸遍野功不補患叶韻平聲蒼蒼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艸木凄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隱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左傳 [illegible] 全[illegible]

史記始皇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

晉書兄弟如左右手左傳葬鉏櫛且事鎬之相敬如賓晉侯以爲下軍大夫

執鞭作猶：注憂思也

漢書物故流離以十万數注流離謂其亡居處

守者正仁義之學也王道也

頌類

頌容也美盛德之形容

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此篇起句有策體蓋前漢王褒字子淵本蜀人爲漢宣帝徵召詔爲此頌起四句設譬自敘第一節且謙辭敘應詔之意第一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二節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末段不取彭祖

喬松之事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荷負也旃氈也毳細毛也純絲綿也言夷狄服旃服毛者則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楚稅反羹藜

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

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糗羹飯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此一句謂賤者不足言貴

瀨去久反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蓬茨所以覆屋者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

記曰爲此頌之記也

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正以統理天下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

字畫牛曰大字于牛曰小字于天子諸侯所用也

王褒奏稿有逸才帝徵之故稱云不充厚望

上爲謙辭此立文首也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本義乾元天德之大始又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即位之年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若物資始天之用乎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見其與天地參王周正月則以建子爲歲首則建子月爲正月也前周者以建丑爲正月也前殷者以建寅爲正月也即位曰惟元祀十月

則知月不易也後子周有以支為正其書建周曰元年冬十月則知特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

砥細密礪麤礪

蛟竜屬其眉交生故曰蛟

犀革也

削度也度其墨所畫處以為斲鋸穿鑿

呂氏春秋之遺爪之來注馬行也疾無在爪前故遺爪於後。目馬相背來遺爪注子里反

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此一句上句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砉砉五骨反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鍔干將劍名樸劍未理也淬燒劍令熟瀆於水中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歛謂磨也鍔刃也良冶鑄劍人也淬音倅鍔音萼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雪泛塵塗泛猶掃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雪掃於路塵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如此也剸團專一音如此則使離婁督繩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公輸削墨公輸古之巧匠也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言巧拙之理且使上之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溷音茂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言人駑劣馬則傷馬空勞鞭杖而不進行胷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病倦不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國法國既亂而身亦危矣及至駕齧膝參乘且王良執轡韓哀附輿齧膝乘馬名王良馬名韓哀古善御者轡轡也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靡沒也言良馬良御縱騁馳騖奔馳忽如日景之疾沒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電風皆日

周穆之得八駿馬一曰驥騮二騄駬三赤驥四白兎五驪黃六盜驪七里馳八山子又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

列子曰穆王余於馬八駿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考宮於瑤池乃謁西王母於瑤池乃謁帝之所入行五里

自易說論內易理孟子所耕易私集注易治也

疾急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

已上論賢者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國家之器用憂至寒之凄愴何則鬱燠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有其具者易其備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其具而易爲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

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忘以待士

三王始爲徹夏曰均畫殷曰龍勺周曰徹

字彙公處謂無過並無佚同安佚不勞也賢者輔相下遊說亦人才之求賢苦常遇人之賢前陳書注過過謂之任也

孟子或問百里奚奚自鬻於秦買羊牽車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周公吐握以禮賢士故能太平圖圉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桓公好賢公必厥興設庭燎之火以禮見之故能匡輔周室會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以上論聖主得賢臣之功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爲子飯牛離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調鼎俎太公未遇困於屠牛鼓刀百里奚爲晉虜

晉獻公屋之百里奚之賢虞之秦嫁之將百里奚
秦之勝臣又百里奚
之秦穆公聞百里奚
賢而求之此說自
彌子之說合人

使天下賢士觀望而
景慕正是可資藉
以感動天下喜歡
之士也

前漢書師古注說
說之士得以為資

初九潛龍勿用
今飛在天則時適
乘故大人起治方物
而方物利而見之

而賣之秦以五羖皮贖之齊威未遇桓公及
而於齊門飯牛四賢皆屈此不遇之患
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
聽進退得閔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用也閔猶去卑
辱與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寧膏粱人既
遇聖主榮以戒位惠以祿食故卑辱幽汙
之事以形用於朝離去蔬食釋去蹻履而食
滋味被朝服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
說士以生論人臣之遭遇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
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喻君之所
以感召其臣蟀蟋俟秋噞蜉蝣出以陰喻賢人待明君而後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故世不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
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
伯牙操遞音蹄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
其意也伯牙操琴逢門子彎烏號弓名其音韻合和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
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
載一會論說無疑異乎如鴻毛遇順風而舉

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寵堅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動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假仰屈信若彭祖喟噓呼吸如喬松耿然絕俗離世哉何必羨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言不足尚也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闕文王之什三八濟濟威儀之盛貌多士衆賢也言濟濟之賢以佐文王此文王之所以安寧○以上論臣上之相得如此

引據毛詩節推疑也

結尤有斷案

益信乎其以寧也

文爭執筆頌字下有序

大唐中興頌

廢於數言之中每二句一換韻又是一體前二句謂薛臣大二句逆臣又三句言降賊之臣然後一轉數句論恢復中興之事又三句論兇逆之人可羞又三句論功臣之世澤又三句論王家盛德之福然後數句論作頌之可傳後來詞人罪題者各有體獨范石湖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元大山以魯史筆法嫌以含譏後詞人又明之則是碑乃罪案耶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玄宗年號安祿山陷洛陽明年僭

家語曰治國有九經

長安天子幸蜀唐明皇太子即位於靈武肅宗乃靈州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天子立則稱皇帝退位則稱上皇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此謂邊將驍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此謂逆臣大駕南巡百僚

顏回望見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定量一匹長耳後人号馬爲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翌日四足皆一匹或曰諸侯相聘乘馬束帛爲匹無馬相匹耳

復上冨又切下音伏

九仞宜公三年用能縣于上下以承天休注上下和而受天祜

禮記樂義篇曰暴慢之音作而民淫於聲者也聞其聲而知其人者也聞其人而知其音者也聞其音而知其政者也聞其政而知其德者也聞其德

崔天齊論浯溪之石可磨可鐫刊此頌烏何千萬年論刊頌之可永傳於後世

酒德頌　劉伶

宇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而志氣放曠以宇宙爲狹性好酒常携酒自隨使人荷鍤從之云云死便埋我故著此頌

酒德之美也

有大人先生假託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以天地開闢已來爲一日萬歲之期爲少時言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榼提壺

老子注潛隱守愚世人不見其行迹人不知所居室故云無也

契執也卮觚榼壺皆酒器也唯酒是務烏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搢紳服飾也貴介大也處士有德之稱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此公子處士怒先生議禮法是非鋒起議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盃漱瀝飲酒自若也醪濁酒奮鬚踧踖枕麴藉糟奮動鬚髯展足倚據而坐旋復枕麴鋪糟而臥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

左傳注從來五臣注從來五臣注從來五臣

暑之切肌嗜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言見萬物如水中萍泮隨其風波）寄傲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一豪謂公子處卑也蜾蠃侍我之側有如此蟲言見之微小也蜾果蠃音裸）

傳類

史氏紀載事原以俟千世而明者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自著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去與留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傳乎酒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說文多恨情也

禮記儒行篇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疏曰環謂周迴也殷爲三尺五版爲堵

六韜曰事得其志

皆太古無懷葛天氏之時也以道化生以德安而日民生食而不居饑寒而童生刑有勿作無好惡之雜之亭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種樹郭橐駝傳 近齋曰凡傳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爲種植作也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橐音托駝音陀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寇何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近曰子之非難棄之爲難非眞棄之也所以子之也要緊在此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大便是性勝二天字便新故吾不害其長而已卽孟子勿助長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應上文碩茂蚤實故蕃之故他植者則不然根拳

前八順木之天トヲ此ニハ天者全トヲ或ハ其性者全ヲ其天得トモ書ヲ天者全シトヲ書テ奇ノ大字ト易ヲ用フ便ナリ文亭ノ新九事ノ見ルベシ也

理說文治玉也物之脉理惟玉最密故从玉治玉治民皆曰理避高宗諱治字皆易為理

長民下云字子長人上云八天官諱世民一多曆如此之類

督董也青色又催趣也

詔繹篇考絕也

子曰工匠二三成閒知稼笑可探抱者說文咲小思笑也

古文从子作稼

蠻發而治注朝曰蠻夕曰發熟也

而士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不順其性之反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與前相反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親兒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種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如此便煩擾了【近云】句法字法皆好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且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史記】秦昭王四十五年嘗君名文薛人姓田氏襲父封為薛公號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座者能為雞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此述前篇意亦是轉筆力健）【謝云】此篇立意亦是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天子於劍鋒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傳說星精也而傳說一曰生在箕尾星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方設曰乘東方維騎箕尾而與角亢等星比並列故云比於列星也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親也所以發揮先人之光親也）（此等文章下筆更自光彩）

蘇子瞻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謝云】起（可健）（氣力）子厚猶以爲褒文公太過以孔孟廟記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謝云】起得健（亦不弱）故申呂自嶽降【補】（松高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即申伯呂乃姜氏郎甫侯也初爲呂侯後爲甫侯）傳說爲列星【注】（太宗師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也）古今所傳不

說文曰也 徐曰以無為有也 孔家注於事不信曰誣

可誣也 此數句承起句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主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其然哉 呂云 五箇失字如破竹勢 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 呂云 此四不字亦有力 謝云 句法好 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謝云 此是的確之論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唐元和四淄青兗鄆等十二州平詔戶部侍郎楊於陵以右宮充淄青等宣撫使 唐書 左右龍或左右神策 子六年

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 謝云 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 謝云 褒文公 愈傳贊云 正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 道濟天下之溺 文公每言原道數十篇皆奥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障百川迴狂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 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貶愈潮州 而勇奪三軍之帥 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愈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

作廟碑至今歷七年 三百六十四年

勇云信及豚魚注信道至矣所以古也

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郎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敢追。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公浩然之所發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者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霄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爲民害愈爲文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鱷音噩

尹無御史相遇尹下道辭尹尚廻御史豈有是之理當將數所臺奏

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悔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遂罷愈爲兵部侍郎潮能信於南海之民潮公自觀察推官入徙敗陽山改潮州移袁州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州在朝之日少也

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韓文潮州請置鄉校牒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

易之真都也事真動世直
謂斥廷為公衙即古之分朝也

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
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
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自是潮之士
為衛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此論潮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
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謝云此數句合公法見文公廟不是
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
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
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

孔記云畏生必凡凡必敬
其必變謂君骨肉歸于
下陰氏者野土氣之
發揚于上為昭明
焄蒿悽愴此百物
之精也神之著也注
曰精魂神之正路光魂
是昭明焄氣蒿悽上
聲是君蒿悽人
精神條然是愴
焉因鑿渠而殺以
喻之賀序言盡明
如蠶吉序言之言
光盡亦從之策
蠶事焉得其鑿動

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
聽民懽趍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
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
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
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
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至烹蒿
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
是豈理也哉（意）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
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蘇子瞻

公昔騎龍白雲鄉（公之文乃得之天生）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織女也）史記云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爲牺牲其比織女織女天孫女也道書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日浴之地）（咸池日浴之地）（扶桑日出之地）（扶桑日出之地）（咸池桃花也）（通作扶桑）（扶桑日出之地）（扶桑日出之地）（扶桑日出之地

鈞師古云陶家名轉者爲鈞羞求周回調均之義又言造化爲猶陶之造形

正義云卜雞法用雞一狗一生祝厭訖即殺雞狗煮熟又案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否也

手足爭揚蹈地而猛屬

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文公歿於長慶四年敬宗爲之感傷也

謳吟下招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招者謳吟此詩招文公之魂

爆牲雞卜羞我鷄爆牲者謳吟卜雞爆滿各角沃二反又音雹

於餐荔丹與蕉黃文公羅池廟碑銘荔子丹兮蕉葉黃爲迎送柳子厚之歌也蘇公只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此祭柳子厚也

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文公詩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麟容齋隨筆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文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乘龍而搏虎豹者大哉言乎謝云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辯類

執其言行之是非與偽而以大義斷之也

桐葉封弟辯東萊曰此一篇文字一段留好意思在後令人讀一一段好一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說苑君道篇成王與葉以爲圭而授唐叔虞燕居叢語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耶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

宣者侍諸寺人掌女宦之戒寺吾侍於義姆叶古文多省

王曰余與虞戲也周公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王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此段只敘事吾意不然難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開一段說難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爲而已必從而成之耶又難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自說有不幸止何若難得倒處八字須難文字須難得倒譬如爭訟須爭得倒前既難倒須說正理

史記馬唐守夫士卒妻家人子掌隱曰梅謂庶人之家子也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此幾句卻是正理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破得好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意思好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警策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鈌鈌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結策委蛇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鈌傾雪切或曰封

唐叔史佚成之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記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諱辯東萊曰洪云李賀父晉肅邊士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一篇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甚多退之諱辯取此意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

當諱同諱者

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蓋烏蓋州名詩音義江東呼爲烏蓋之類是也記曲禮不諱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蓋也偏謂二名不偏諱註爲其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

禮記云不諱嫌名注音同者又云二名不偏諱

禮記云夫子之母名徵在論語曰不足徵之類不偏諱也

書言登文云唐制取士科多因隨日具文要有二由學館曰生徒由外來曰鄉貢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

得爲人乎有議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證一篇之意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其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周康王名釗書用敬傑元子釗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禓裘而用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法其伯字呼爲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宮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飢也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飢近玄宗廟諱惟宦官宮妾用宦官宮妾承上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抑揚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斂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爲可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

羣臣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北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者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其名昌武王名發故而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孔之末失也

礼記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子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

詩近殷機近孝代京諱豫 豫字諱陸其姜

此下有賀蒼庭士四字注云或無蒼字

後三劉禪建興五年三月孔明欲入北方關中平定禪業曹丕興侵漢北來屋長安曰命而自率三軍出成都望祭起上之孔明年四十六

以無識也收意不衰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以人情反說夫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官官宮妾警策則是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表類

如物之標表者事序使之明白以表之上得書五忠

出師表 東坡曰 孔明出師之表簡而且盡也而不肆大哉詩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數君爲悅者所能至也 冷齋夜話 李格非善論文章

三王之前詔之數矣素曰表天子所以表進諸侯所上疏報已前天子亦好上疏之上書注報以來都曰表進之

五旅爲師二十五百人也先行軍多詔三軍次詔之師少詔之旅皆所以別其累所之兵

天子元曰崩書舜典云帝乃殂落注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散于天故曰殂体魄散于地故曰落

○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詔之階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愚謂以思相接也史記蹇諤曰次目丁退我

常曰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肺腑中流出殊不見齊整痕是知文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 迂曰 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詞味乃見吳魏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不能上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先帝蜀先主也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元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而中道崩殂即帝位僅二年而崩今稱帝據蜀成都天下三分曹丕受獻帝禪國號魏孫權於魏太和三年即皇帝位國號吳據五東與蜀三分天下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

比比擬也前漢書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斛石是為一歲凡得二千石故數耳

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宮出宦官女子所出府中大臣宰相所居俱為一體陟罰臧否臧善惡也否不然者罰之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侍中官名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車駕出則驂乘侍郎亦官名比四百石掌守門戶出充車騎郭費董皆姓攸之禕允皆名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將軍職掌宿衛向姓名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後漢無德

尚書陳震　長史參軍
謝蔣琬西　一說長史
謝張裔

之王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在襄陽城西二十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先主三次往顧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敗於當陽之長坂受任於敗軍之際先主遣亮結好孫權權遣周瑜等兵數萬與先主并力戰曹公于赤壁大破之奉命於危難之間自後先主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

廬江皆降會荊州刺史劉璋至先主襲璋取益州先主入於益州留亮據荊州為荊州牧後先主入於益州留亮據荊州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三年至建興五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章武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為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出牂柯郡句町縣東南入海深入不毛不生物之地謂南中諸郡也今南方已定時南中已平亮乃治兵講武以俟大舉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起發上疏云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

扎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按本傳 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吳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詐降曹休言欲以郡降休率步騎十萬以應魴為陸遜所敗而還丞相亮聞曹休敗欲出擊魏

羣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言云云此篇詳天下事勢成敗利鈍相禍非意料臆度之所能前定惟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為便諸葛亮此可以見其忠所義誠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已皆也 迂云 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不可已者則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之意也安故也血脈聯屬條貫宛然不紊與前表相兼看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賊先主謂曹操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曹操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詳見前篇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疲困也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曹休東與吳叛魏應亮關中響震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禮據曲阿王朗字景興守魏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孫策乃孫權兄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爲流矢所中宛郎南陽縣名險於烏巢袁紹拒操於官渡紹輜重萬餘乘故市烏巢時曹公粮少議欲還許避之危於祁連西域國名偪於黎陽黎陽屬河朔袁譚據之曹公用兵吳蜀譚兵遁進其後幾敗北山郎伯山也夏侯淵敗

曹公乘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曹公引去雲雷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曹公軍驚殆欲潰圍曹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步騎萬餘人駭騷踐蹈漢水中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北渡與許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操軍矢下如雨褚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褚幾危然後僞定一時爾時暫尚定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昌霸地名未詳所出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爲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孫權圍合肥魏自淝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者數矣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操張魯留夏侯淵屯守北還後先主擊之淵授首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一章武元年北駐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夷稅曰賨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帥而用之賨叟青羌皆此屬也散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銅其士卒物故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

先主即位而改元章武三年四月主崩明年改建興

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千石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百石曲下有屯

住則有守城之勞行則有戰伐之苦

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一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衆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追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去曹公太獲其人衆輜重濟沔遁去）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及到夏口遣亮結孫權權據江東國號吳其地亦屬越州）西取巴蜀（十九年先主進圍成都劉璋降遂領益州牧）舉兵北征（北伐曹魏）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先主二十四年權襲殺羽取荊州）秭歸蹉跌（秭歸今歸州蹉跌言失措也）曹丕稱帝凡事如是同上（權既取荊州從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欲陳情表）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篇大意皆在結末數語）

陳情表

蜀志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普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歎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遷漢中太守

李令伯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建安九年先主圍成都璋出降先主遷璋于南郡二十年孫權教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

因韶注盟寡兆也鑑昏險寡難鑒呂羅也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
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
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朞功
謂太功小功親榮榮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
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及蜀
晉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
史臣榮顧榮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以之密
就舉則祖母無人主供養之事辭不赴離不赴召會詔書特下拜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
東宮東宮即太子宮非臣陋質所能上報臣貞以表
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
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
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晉武帝朝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
甚且臣少事僞朝言少年常仕於蜀今被李
緒漢正統名止言順人非曹操漢賊之比密
又在孝子順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舊

烏烏反哺其母言我有烏烏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

君何忍自稱蜀爲僞朝乎子每讀至此爲之不滿惜哉

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結草它日九泉下死而有知猶當報國

史記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妾病謂顆曰我死嫁此妾病甚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曰寧從治時言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抵杜回回躓而顛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所嫁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耳

臣不勝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原類

原人論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聖人視同仁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眞足立說）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州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辨折二說）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州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州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州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州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結得極好）

原道（按韓愈傳）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山谷云）韓文公原道一篇推原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正道以闢佛者布置最爲得體（迂齋云）詞嚴義正攻擊佛老有開闔縱捨文字如引繩貫珠（迂云）散起○（謝云）五字句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韓退之

老子言日說道德乃相反仁義一字自東西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行仁義後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又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七字句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八字句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 仁與義爲定名 疏云 總說 道與德爲虛位 謝云 此兩句短便上句長 頓挫成文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此四句總結上意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 呂云 老子病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謝云 嘗看莊子 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 謝云 此語出老莊之書 聽音翊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凡吾所謂道德公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史本傳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謝云 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 周道衰孔子沒 疏云 異端之火于秦 史 秦皇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黃老于漢 曹參傳 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治道貴清靜而民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又 儒林傳 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 汲黯傳 黯舉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 佛

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文公佛骨表】宋齊梁陳魏隋以下。專佛漸謹年代尤促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孟子】題辭。戰國縱橫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于時惑衆者。非一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謝云】孟子說。歸楊歸墨今變歸字爲入。蓋文公云陳言自撰新語。只是也占人文章變化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謝云】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爲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爲汙。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謝云】此處說老者曰孔人從異端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上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謝云】從異端之病原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東坡】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謝云】接有力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

清淨法行經曰我遣三聖化役震旦。孔義先聞。杰彖經然後可信。老子爲孔丘師。重爲顯回。必彖爲老子

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添佛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呂云用得新文警策謝云好句法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呂云句生妙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謝云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於人非佛老可及爲之君爲之師近云眼目呂云聖人治天下有條理馬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轉換文法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謝云此一段連下十七个爲字

疊繼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今其言曰再說佛老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

羣使蓋掌大蓋斗澤而焚之命平九河故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人得平土而居之

漢作壹言通用又作壹咽壹不得通也

爭。註 胠篋篇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符璽而竊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人爲竊之故絕聖棄智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呂云 反覆辨論如古之無聖人 再起 文 人之類滅久矣 呂云 文相應 段 何也 文勢有頓挫 呂云 此數句送文暢亮回意 可互看 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 呂云 第一句四字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第一句十字 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 第二句十七字。此短入長此是章法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 第一句七字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 七字 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此是第一句三字章法 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 呂云 說佛老所以不可行之意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呂氏】健而有力意外意有關鍵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疏曰】此是佛者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疏云】攻擊佛老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疏云】撥大學之格言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說佛老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疏云】極論佛老之禍大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傳】僖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穀梁】文九年楚子使狄來聘楚無大夫其曰狄何也以其來我喪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論語】八佾篇詩曰戎

秋是膺荆舒是懲閻今也舉夷狄之法而
加之先王之敎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
夷也閻云夫所謂先王之敎者何也此
夫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閻云與前面許
多說話相應是作文一法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
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二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
賓主昆弟夫婦此二句長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
句短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二句又長其爲道易明

其爲敎易行也此一句爲一句閻云連下九个其字變化六樣句法與前章爲之字相應此是章法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
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
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閻云上二句樣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二字一句此章法也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
其常郊焉而大神假閻云文有收字法廟焉而人鬼享字
曰斯道也何道也閻云拾有關鎖曰斯意之所
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呂云關健鎖盡篇意
意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荀子是博論之人全性惡是不精也揚子法言四十全性善惡混性善惡則為善性惡則為惡人是不都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呂云文流暢承上幾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闕曰此兩句絕妙上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坂如輕舟下長流若無一句欄截便不成文章。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闕云文。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君者君陽之謂也君陽文武也君陽時世位而行其道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闕云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其說本於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闕云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幹轉如何收拾結得。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注云

又言所以去異端之術。闕云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人其人。闕云句法火其書。句法廬其居。句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闕云此是句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其亦庶乎其可也。呂云言語下得好主意又見於此。闕云一篇皆大義論結得尤有力。結得似軟而實健詳有盡而意無窮。

論類 詳說曰名論者書得失必須稱害微密即之而通明於情之謂曰君子無得失必須稱害微密即之而通明於情

樂志論 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性倜儻敢言不稱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在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同以自娛其志故為之著論云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蹢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鱣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

論語 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

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吐故納新又曰嘘煦溫也莊子曰嘘煦呼吸故納新又曰氣養性也

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

家語 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一曰少宮少商絃最清也

逍遙一世之上聘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雲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 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五年徵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八百八十九字

四塞 東西谷南武關西鳥關北蕭關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秦至孝公益強盛故

周顯聖王七年秦獻公十子孝公立三年一年孝公十二年孝公卒子惠文王

先述之崤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

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

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

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

惠王文王武王襄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秦孝公為三夫衛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注衛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北為從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為秦連衡衛人指張儀儀合六國以欲服秦秦以欲服六國

秦孝公為秦連衡注合關東從通之秦

收字皆不苑下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

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

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田文趙有平原名勝

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關東連兵曰從關西連兵曰衡

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

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

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工廖

人好陽而惡陰故地
宰字原制也主也
屠也調和膳羞
之名
寇子之所止謂之御
苑

田忌廉頗趙奢之脤制其兵嘗以千倍之地
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
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二八國及待秦無中山宋衛也）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
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
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
制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
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
皇奮六世之餘烈（孝文王三日昭王五十六年莊襄王三年孝公至始皇六世）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敺
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
爲桂林象郡（取南粵之地分爲二郡）百粵之君俛首係
頸委命下吏（自係其頸低頭任性命於獄官下吏）乃使蒙恬北
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
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
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鏑以爲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

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言何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樞戶樞也謂以甕爲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爲戍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賤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蹔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

才堅閑能勢名形
如意一者爲中堅而涉
者白人貴才謂之命
庸幾紀也言不及中
庸人

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粮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周云反覆論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耰鉏柄也棘矜戟也以鉏柄爲之銛利鉤戟鎩皆兵名謂九國時兵器也鎩音殺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轉成敗異

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一夫謂涉爲首唱也天子七廟隳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爲項羽所殺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

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
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
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
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
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
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
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
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
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幹轉
得婉曲可法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
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大意上兩句敬得好
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
失其性加持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
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
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
之好士也如此八字句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

九字句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句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句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五个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十三字句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又連下三个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則效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己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二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愈恐懼再拜

爲人求薦書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顧便增聲價比喻人才遇知己

者之賞識便至入用起以木與馬
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

疏子 人間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余子走及匠石曰吾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何邪曰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莊子人間世）伯樂事見一卷

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圍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

春秋後語 燕代欲見齊王齊王怨燕燕代欲用蘇代不說見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日而價十

姻婭 壻之父曰姻兩壻相曰亞左全文聚姻又聚姊妹相亞也

倍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答陳商書 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於齊門不能投合於齊王之好竽然若韓退之門不隨時而爲之遷就韓退之子之所守不隨時而爲之遷就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二四讀尚不能通曉若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直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 韓子十二 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吹三百人之中以飲食祿有求仕於齊者

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律 呂氏春秋 太簇 姑洗 蕤賓 夷則 亡射 林鐘 南呂 應鐘 四曰大呂 五曰夾鐘 六曰中呂

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前律歷志 陽六爲律陰八爲呂黃帝之所作也○ 疊山云 譬喻學孟子 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 謝云 文婉曲有味

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歲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 文婉曲而有味 故區區之心每

龍門水險而魚游集之處莫能上上則為龍

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了諒察

與韓荊州書 韓朝宗元宗時人為荊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此書論衆人可不讀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今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 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登龍門則聲價十倍 後李膺傳人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

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頴脫而出即其人焉 史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自薦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公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人皆以為上客

白龍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

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
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
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
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
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倘馬可待今天
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
品題便作佳士而人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
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以上皆須得自薦之
辭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
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爲冀州現拔三十餘
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
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慈
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
白每覩其敦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
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
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
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
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

伐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歸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下之門（青萍結綠劍名）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答張籍書（東萊曰此篇曾泰嚴絜鋪敘問答分明）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練語）吾了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練語）此句便有意下得好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重說）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出語好○即重明整）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轉換）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應）今夫二氏（老佛）之所宗而事之者（避就○下及公卿輔相（緩化回互）吾豈敢昌言排之哉（藏人主意）擇其可語者與之舉輕明重（猶特與吾悖其聲譊譊若遂成其言（轉）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自斫其中有宜復者至此是抑輕明重設數鋪敘不

雜書於吾何有。結 夫子聖人也。卿 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韓而相著周天下。文勢 自然 猶且絕粮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作文佳。下字好。長短有功 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繳 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應 其存也可冀乎。結 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語健 下字好 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

文中容於不意他意獨屋架有間隙置物也

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文勢 ○鋪 敘間架 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轉 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結中命警策意 故余所以不敢也。生下意 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轉 ○意不露而嵌 爲書者皆所爲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言著書之意 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

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使孟子捨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好○蘇文。田承祖書亦同。飛龔孟子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篇警策處吾予其何遽戚於吾所爲哉。結有力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己勝者。此是餘意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又重說見得學孟子以道自任○下得好處夫子之言曰言與己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使事理引以無爲有因彼借此移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予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豈害於道哉。用事中間架吾予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吾予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貞享四年丁卯仲春出板　江戸日本橋南一丁目　須原茂兵衛
文化二年乙丑初冬補刻　大坂心齋橋通安堂寺町　大野木市兵衛
同　秋田屋太右衛門

一、扉表紙和本石摺御經其外一切書物ニ類
シ極念入ル味ヒ上ケ出版ハ勿論下ル
筆上ケ写法用ヒ希ハクハ御下追ハ出ル
美ヲフカ知ラズ出版写安中清ラ是又
御手段偏ニ願上ル所上

文化十五戊寅年三月補刻

大阪書林　心齋橋筋うどん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